

## 5·12 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

## 震后24小时:灾民自救(1) ◆ 张良



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,一股相当于251颗原子弹的能量从莲花心沟地下约19公里处汹涌而出。仅6秒,超过300万方的固体物质横扫了方圆2.5公里,扑向近在咫尺的映秀镇……村民董毅海在摇摇晃晃中眼见着一块近两层楼高的巨石从山上滚落,冲向自家小院,顷刻间,四间房屋连“渣渣都没有了”。24小时后,由22名军人组成的第一支遣队途经映秀。作者亲赴灾区,耗时三年,采访170多位亲历者,采集数百小时录音,整理出80多位当事人的口述资料,还原了200多人的震后七日。(本文选自《汶川地震168小时》凤凰出版社2013年5月版)

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第一个救援,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受困的女人

浓厚的灰尘渐渐落到地面,在半山腰上的渔子溪村,老支书马永洪努力想看清全镇,但四周灰蒙蒙

一片。烟尘笼罩下的映秀镇,人们的惊慌并没有随着街上灰尘的消散而消失,人们迫切需要更安全的庇护所。街道上的人分成了两个方向疏散,东边的奔向岷江边的福堂坝,西边的跑向粮站和派出所。派出所的拐角处比较宽敞,另外,从粮站边的小坡上去就是电厂生活区。它在二台山的半腰处,有电厂的九栋宿舍、一座礼堂、几个篮球场和小花园,篮球场的小坝子是个理想的避难所。只有熟悉映秀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。

蒲弘对映秀相当熟悉,他带着杜骁、张云安跑向篮球场边的小坝子。漩口镇的杨冰、响黄村的书记、村主任也选择了这里。杨冰认出了副县长张云安,说:“给我安排工作吧。”张云安还未从震惊中缓过来,不停说着:“活着就好,活着就好!”一个熟人塞给杨冰一个安全帽,杨冰立刻交给张云安,张云安没接,蒲弘此时已经跑到废墟搜寻,响黄村书记师公明顾不上客气,拿过安全帽跟了过去。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第一个救援,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受困的女人。他们找到一根粗木棒,将它伸到破碎的楼板下,蒲弘双手抱着一头,全力上抬,师公明将这女人拉了出来。

很快,一辆大客车的司机带着几名乘客来到这里,五六个人一起救出了第二个女人。她的左脚血淋淋的,脚掌没有了。杨冰从旁边小店里找来白酒,直接浇在伤口上消毒。这个女人一点都没喊叫,震惊、麻木,或者其他什么感觉已经压倒了

疼痛。又一个男人被抬出来,头部血肉模糊,不停吐血。杨冰把一瓶白酒都浇在他身上,一名警察从边上的房子扯下一块窗帘布,用它紧裹住伤口,但那个男人很快就不行了。

边上有人哭泣,人们的情绪还未平复。现在不是救援的最佳时机,疏散是最紧迫的任务。蒲弘和师公明跑向了另外的地方搜寻,张云安和杨冰带领其他人往坡上的篮球场撤离。镇民兵连长张仕力没有匆忙撤离街道,他想起镇里五一节搞活动时用过的国旗,它还在自己的汽车后备箱里。他被一种不可遏制的情绪驱使着,找出国旗,捡了根竹竿,爬上并不稳定的废墟,插上。地震后15分钟,这面出现在废墟上空的五星红旗,让这个阴暗的世界有了一点亮色。

**在集体恐慌的时刻,“镇定”是需要采取的第一个,也是最重要的行动**

在球场上,镇长蒋青林清点了几个人:六个人。加上旅游执法巡视组的十几人,一些村支书和村长,几个警察,这个数量的公务人员显然无力应付这个前所未有的局面。三路人被派出去报信:成都、汶川、卧龙。但他们很快便返回了,因为对外的道路全部中断,映秀已与外界彻底隔绝。临时指挥部在球场上成立了,杜骁为指挥长,张云安和蒋青林为副指挥长,但指挥部可调动的资源不多,杜骁只得暂时用编造的话语安慰镇上认识的人:“省里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,很快

会救援的。”已经聚集到球场坝的数百人大多互不相识,惊慌失措。

混乱中,电厂发电部部长程儒松站到了球场坝中间,厂领导都在都江堰的机关总部,他成了电厂在映秀的最高管理者。小学退休教师王盛乾回忆说:“地震发生后,我随惊魂未定的人群跑向球场坝,四百多人的球场坝内闹哄哄的,混乱不堪。后来,一抬手臂吊着绷带、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中高喊:‘我是这里的总指挥,大家听我的,不要惊慌,我们要一起共渡难关。’人群安静了。”在集体恐慌的时刻,“镇定”是需要采取的第一个,也是最重要的行动。

发电部的黄丽住在靠山的生活区,她们一行十多人互相搀扶着,翻过废墟来到球场坝时,见到“球场上已经汇聚了很多人,躺着、坐着、站着,有的缠着绷带,有的打着吊瓶。发电部主任程儒松右手用布条挂在脖子上,不停地指挥安排着。”虽然没有看到丈夫牟玉雷,但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,黄丽心里踏实了一点。

发电部的幸存者开始逐个被分配工作:登记幸存者名单,组织食物和水,保管物资,帮助伤员处理伤口,搜寻失踪同事。电厂的组织体系在一点点复苏,多个部门汇合后,确定了“将伤员撤离到安全地带,各单位先行自救”的应急思路。

临时指挥部搜集了一些物资堆在球场的汽车旁,第一批上去的人领到了少量食品和水,但后面上来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
**“我是一个医生,必须要处理伤员”**

两个地方的人都逃向了另一个疏散地——福堂坝。地震后岷江东岸唯一能与镇区相连的团结桥是座小铁索桥,它的桥面已经有些倾斜。78岁的吴志远看到药厂女工不敢过去,说:“我先走。”他稳稳地走着,示范给她们看。晓梅的同事已经把她妈妈素琼抬了出来,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把素琼背了过去。一会儿工夫,素琼就看到她身边“挨着全部都是伤员”。枫香树村,药厂、龙溪隧道工地的数百人都小心翼翼地过了桥。

龙治也看到了这混乱的场面。“开始逃出来的就是十来个人,后来人就越来越多。骨折的伤员被抬出来,龙治想到了妻子和孩子,他想走开,但还是留了下来。他觉得:‘我是一个医生,必须要处理伤员。’他包扎、止血,一刻不停。周围哭喊声一片,这边有人喊:‘医生,快救救他!’那边又有女人在呼叫:‘医生,快救救我的孩子!’”很快,伤员越聚越多。龙治想,卫生院肯定完蛋了,这么多伤员,一个人实在扛不住。他回忆说:“任务根本没法对付,那时我想过去逃跑。”他又坚持了一会儿,看到了卫生院副院长蒲倩和一个护士,他大大松了一口气,卫生院应该没事。街道中段的人很快把伤员向卫生院输送。第一个送去的病人是街边卖卤菜的女人,她的一只脚被齐整整地砸断了。董成云顺手把她身上的围裙取下,包扎止血。同时还建立了两个静脉通道输液,扩充血容量,防止血压下降太快。

## 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到说不出的沉重。她已经不像头天看到的那样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今天她似乎连表示痛苦的力气都已耗尽,只是偶尔哑巴一下嘴巴,仿佛口渴想要喝水。浮肿的脸上一直双目紧闭,一动不动地躺着,完全是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。我看着看着,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不祥的预感,鼻头一酸,泪水情不自禁地溢出眼眶。

这一夜过得有点心惊肉跳。第二天是星期六,大清早放在窗台上的电话机突然响起了不祥的铃声,听去既紧急又不安。我在床上一跃而起,冲到话机前抓起话筒,是曹医生打来的,叫我马上去医院7楼办公室有事要谈。星期六医院不上班,7楼医生办公室里不像平时熙熙攘攘地人进人出,难得像这会儿这样清静。曹医生看去脸上有些倦容,大概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。坐下以后,她先陈述了汪泉目前病情的严重性。

“主要还是感染!”曹医生开宗明义说,“她目前身上有多处感染,左右两肺,大面积感染,身体右侧软组织感染,还有颅内多处感染。这是由于她患白血病以来,体内免疫功能长期低下,加上这次移植需要,大剂量使用化疗药物和骨髓免疫抑制剂,身体免疫功能几乎下降到了零,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。她身上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各种细菌真菌,都乘机跑出来兴风作浪。抗感染需要用抗生素,但由于汪泉目前肝脏状况不好,三大抗生素都没法用,这个我昨天晚上已经向你讲过,让我们十分为难。眼下唯一的办法,是给她输送一点人体粒细胞试试。”“那就赶紧试试吧,我们没有意见。”我急火火地说。

曹医生说:“你别急,我还没说完呢!中性粒细胞是人体中最重要的防御细胞,其功能就是吞噬和杀灭入侵的病原体,医学上有‘机体卫士’之称。它虽然对汪泉的肝昏迷没有直接效果,却对抗感染有着支持作用,帮助她渡过眼前感染这道难关。再过几天,等回输进去的造血干细胞植活,她体内自己的粒细胞长起来,情况就会有所改善。我们要设法帮助她把这两天青黄不接的难关渡过去!”曹医生对输送人体粒细胞的必要性及其功效,深入浅出地解释得一清二楚。可我当时哪里还听得进去,一心只想赶快付诸行动,救救汪泉!

## 8.我跟你讲一句秘密的话

一辆车子乱超车。还好,司机反应灵敏,及时刹车。

一晃,已是正午时分。车子驶进一个大站的停车场后,不走了。司机说,休息半个小时。他想着,打开车门,自己先跳了下去。波亚也想下车,他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尿了,再说,肚子也饿了。安叔说,那就一起下吧。

可是,两人从厕所出来后,却闹起了矛盾。安叔说回车上去吃东西,他有馒头和水。但波亚不肯,他说他要去小卖部买盒饭和可乐。

“你有多少钱啊?”安叔显得不太高兴。“不少呢,本来今天要交午餐费和教辅材料费的!”波亚满不在乎地说。安叔生气地说:“瞎用!”波亚瓮了瓮嘴唇,咕嘟道:“才没有呢。”安叔想了想,独自返回车上,他回头大声地对波亚说:“马上回来哦!我在车上等你!”

波亚踱到小卖部,买了份滑蛋虾仁盒饭,还买了一瓶可乐。他原本端着东西想到车上去吃,但出了小卖部后却改了主意——他看见了一片小树林。这时,正午的阳光撒进小树林,闪着一片一片的光斑。波亚顿时来了劲。他一头钻进了小树林。

这不就是野餐了吗?波亚好向往吃野餐的。过儿童节的时候,他跟爸爸妈妈提出一起去森林公园玩,然后在野外吃烧烤,可爸爸妈妈不同意,一天里给他安排了三个补习,他就像赶场子似的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,累得够呛。波亚也曾异想天开地跟扣子商量,一起向校长提建议,今后吃午饭时,可以把饭桌放在食堂外面,就像那些咖啡馆把桌椅搁在路边一样,大家边吃边聊天,多么浪漫。可建议书投进教师办公楼前的“建议箱”后,从此杳无音讯。

说到扣子,波亚真是好崇拜自己的这位好朋友,他看的书多,动手能力也很强,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,就像个小小哲学家。但妈妈最喜欢跟他说她“同事的孩子”,让他从小就有了一个“宿敌”。这个“同事的孩子”从来不玩游戏,天天就知道学习;长得好看,又听话,回回考试年级第一;会孝敬父母,会弹钢琴,会八门外语;不吃零食,不睡懒觉,“小标兵”

和“模范生”都当上了,奖学金成千上万……波亚压根不相信有这么个“同事的孩子”存在,他就相信扣子,可是,爸爸妈妈对他的这位好朋友却不以为然,还常常嘲讽他们是臭味相投,让他很不开心。

波亚在小树林里坐了下来。他吃两口饭菜,喝一口可乐。吃着吃着,他想到了此刻的学校。现在,正是学校的午餐时间。食堂里,人声鼎沸,需要大声说话才能听清彼此在说什么。波亚一向都和扣子结伴去吃饭。扣子饭量很大,每次都要从波亚的不锈钢盘子里挖去一勺米饭。不锈钢盘子里有三个凹塘,两个盛菜,一个盛饭。他们两个总是把里面的饭菜吃个精光。

扣子喜欢一边吃饭一边说话。“波亚,我跟你讲一句秘密的话哦!”扣子大声说着。

“好啊!”波亚也大声地回应。“昨天,我妈边看电视边说好喜欢剧中的那个女孩子。我说不喜欢。她问为什么。我说,因为她长得像我们班的班长路小微,可路小微好凶的!”结果,所有的人听见了。

路小微快步走到扣子跟前,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个“栗子”,说:“我哪里凶啦!”扣子连忙举起双手喊投降:“你一点不凶,就是两条眉毛站着!”波亚想,这会儿,扣子是不是还在等他一块去吃饭呢?这么想着,波亚两眼一闭,把腿一蹬,飞到了扣子跟前。

扣子手里托着不锈钢盘子,眼巴巴地望着他,说:“你怎么才来呢?我没有吃饱呢,我还想从你那里挖一勺米饭。”

波亚把盒饭递了过去。扣子接住盒饭,说:“我还想一边吃饭一边跟你悄悄话呢,我都习惯了。”波亚把头凑了过去。可扣子人影一闪,没了。波亚睁开眼睛,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盒饭,然后,举起可乐瓶子“咕嘟咕嘟”猛灌了几口。

突然,波亚惊讶地发现,小树林四周围满了车子,而且每一辆车子模样、大小、颜色都差不多。波亚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,着急地在车堆里穿来穿去,可是他却认不出哪辆车是他刚刚乘来的。波亚还在车堆里寻找着,他急得满头是汗。

## 星星湾

简平



路小微快步走到扣子跟前,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个“栗子”,说:“我哪里凶啦!”扣子连忙举起双手喊投降:“你一点不凶,就是两条眉毛站着!”波亚想,这会儿,扣子是不是还在等他一块去吃饭呢?这么想着,波亚两眼一闭,把腿一蹬,飞到了扣子跟前。

扣子手里托着不锈钢盘子,眼巴巴地望着他,说:“你怎么才来呢?我没有吃饱呢,我还想从你那里挖一勺米饭。”

波亚把盒饭递了过去。扣子接住盒饭,说:“我还想一边吃饭一边跟你悄悄话呢,我都习惯了。”波亚把头凑了过去。可扣子人影一闪,没了。波亚睁开眼睛,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盒饭,然后,举起可乐瓶子“咕嘟咕嘟”猛灌了几口。